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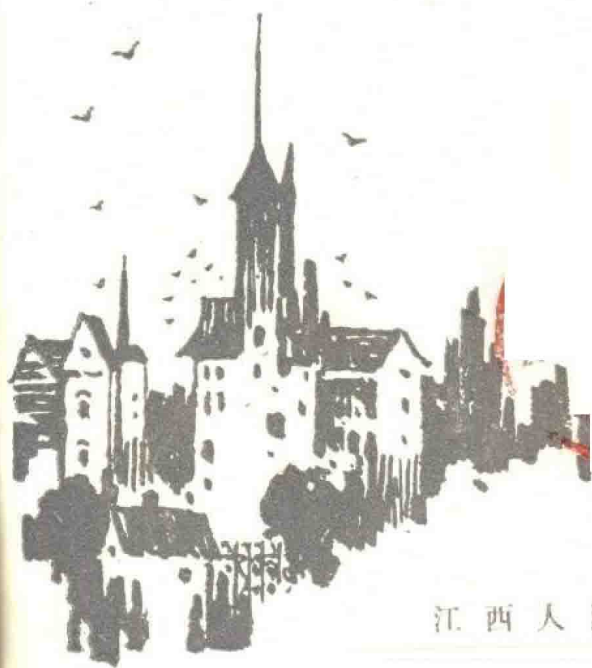


马克思 恩格斯  
的青年时代

江西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的 青年时代

李 靖 宇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南昌

## 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

李靖宇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字数25万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统一书号：3110·118 定价：1.28元

# 目 录

<b>第一章 社会和家庭</b> .....	(1)
一、世界近代史舞台上的普鲁士莱茵省.....	(1)
二、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所处的生活环境.....	(7)
三、法官世家对青年马克思的要求.....	(13)
四、资产阶级家庭对恩格斯的严格约束.....	(18)
五、青年恩格斯在不来梅商行的生活.....	(24)
<b>第二章 读书和理想</b> .....	(32)
一、马克思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习生活.....	(32)
二、马克思在柏林大学顽强攻读.....	(39)
三、马克思在柏林“博士俱乐部”中的学术活动.....	(43)
四、恩格斯的中学时代及其后来的奋发自学.....	(50)
五、恩格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58)
<b>第三章 生活和战斗</b> .....	(65)
一、马克思大学毕业前后对生活道路的选择.....	(65)
二、马克思革命生涯的开端.....	(69)
三、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活动.....	(75)
四、恩格斯在服兵役期间对谢林的讨伐.....	(85)
五、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工人群众中间.....	(92)
<b>第四章 友谊和事业</b> .....	(99)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的最初阶段.....	(99)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自由人”集团的斗争.....	(106)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基础的奠定过程.....	(112)
四、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工作的开始.....	(121)
五、马克思、恩格斯和当时一些革命家的友好往来.....	(125)
<b>第五章 爱情与奋进</b> .....	(131)

一、马克思与燕妮之间的真挚感情·····	(131)
二、马克思从纯真的爱情中吸取力量·····	(138)
三、马克思与燕妮在婚事上所经历的考验·····	(142)
四、恩格斯与青年女工玛丽·白恩士的结合·····	(148)
五、马克思在事业上得到燕妮的支持·····	(154)
<b>第六章 创作和飞跃</b> ·····	(161)
一、马克思与《德法年鉴》杂志的创刊·····	(161)
二、马克思完成世界观转变的过程和标志·····	(167)
三、恩格斯完成世界观转变的过程和标志·····	(173)
四、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79)
五、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2)
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新的世界观体系·····	(186)
<b>第七章 结交和解交</b> ·····	(194)
一、马克思、恩格斯同费尔巴哈的关系·····	(194)
二、马克思、恩格斯同卢格的关系·····	(202)
三、马克思、恩格斯同赫斯的关系·····	(209)
四、马克思、恩格斯同魏特林的关系·····	(216)
五、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宁、蒲鲁东的关系·····	(223)
<b>第八章 革命和政党</b> ·····	(231)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 委员会中的活动·····	(231)
二、马克思、恩格斯与“正义者同盟”的往来·····	(235)
三、马克思、恩格斯推动“正义者同盟”实现根本性 的转变·····	(240)
四、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245)
五、马克思、恩格斯为扩大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阵地而努力·····	(248)
<b>第九章 纲领和斗争</b> ·····	(256)
一、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表述·····	(256)

二、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斗争·····	(260)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二大”期间的纲领问题·····	(265)
四、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过程·····	(269)
五、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共产党宣言》·····	(274)
六、迎接欧洲一八四八年大革命的风暴·····	(279)
<b>后 记</b> ·····	(285)

# 第一章 社会和家庭

## 一、世界近代史舞台上的普鲁士莱茵省

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伟大而卓著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少年——青年时代都是在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时期渡过的。在世界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普鲁士莱茵省，深受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影响，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迎来了自由民主的曙光，这就为他们的两个人的成长提供了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在走向生活的道路上，马克思、恩格斯前进的第一步，就面临着社会和家庭的考验。在这一考验面前，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正确处理社会潮流和家庭局限之间的矛盾，能够在生活环境中不断地吸取积极因素，排除消极影响，紧跟历史的前进步伐，努力使自己成长为无愧于时代的革命青年。

人类历史发展到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欧洲几个先进国家已经步入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作为后起者，德国也踏上了新时代的门坎；而与德国其它各邦各省相比，普鲁士莱茵省更是捷足先登。因为它一直是处在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影响下，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这里洋溢着新时代的革命气息。马克思、恩格斯的少年——青年时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渡过的。在世界近代历史舞台上，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几次高潮的推动，促使德国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也使得无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并且开始初步地意识到了自己所

处的社会地位和应负的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便通过各种可能采取的形式逐渐地扩展开来。这一系列情况，都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对法国大革命怀有由衷的敬意。

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消灭了法国封建社会制度，尤其是在国民公会、执政内阁方面，以及拿破仑统治时期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对德国发生了强烈的革命性震动。结果，使旧德意志帝国的基础遭到了破坏，它的封建体制开始动摇，并且使民主革命思想传入了德国。于是，在政治上形成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派别：一个是继续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守旧保皇派，一个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意志、反映人民群众要求和愿望的革命民主派。这两个根本对立的派别，在普鲁士莱茵省的斗争尤为激烈。

循着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看，从一七九四年到一八一五年间，莱茵省一直为法国资产阶级所统治，在这里推行过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措施，消灭了封建特权，基本上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在经济自由、政治平等上面建立起了新的社会组织机构。而当地政府所采取的自由主义政策，反过来又鼓舞了私人经营企业的积极性，大大地促进了工业、商业以及其它行业的繁荣。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便增强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实力，并且使他们在实际上逐渐取代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地位。因此，莱茵省资产阶级由衷地欢迎帮助他们获得利益的法国大革命，热情地维护着保障他们权利的拿破仑民法典。而在拿破仑倒台以后，莱茵省又重新并入普鲁士王国。但是，莱茵资产阶级仍然对法国大革命抱着依恋的态度，因为正是法国大革命的作用，才使得他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变成了享有特权的公民，形成了强大的实力。迫于莱茵资产阶级的实力，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不得不做一些自由主义的让步，实行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措施，给城市中的工商业者一些特有的权益。然而，这些只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做法，不仅仍然没有为无产阶级带来任何好



处，反倒给他们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尽管是这样，莱茵省在拿破仑时代所达到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成果，还是面临着国际反动势力联合扼杀的威胁。由俄国的反动专制暴君沙皇和奥地利帝国的内阁首相梅特涅所领导的神圣同盟，到处力图消除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厉行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以恢复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普鲁士王国境内，就在封建反动势力和革命民主势力之间，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在这场反动与进步的斗争中，普鲁士境内最先出现了一个代表着要求民族统一、主张民主革命的进步倾向的“大学生协会”。这个协会中的最坚决的成员，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来对付迫害自由报刊和镇压民主人士的守旧保皇派。但是，事与愿违，这种斗争策略不仅没有使进步运动得到成功，反而使反动派找到了镇压进步运动的借口。普鲁士王国政府不仅强行解散了“大学生协会”，而且还加强了国家对所有高等学府的监视，实行了更加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普鲁士国王紧接着又实施了一系列的反动政策，结果在一个短时期内，民主革命的火焰被熄灭了，渴望自由生活的热情也在人民群众中间消沉下去了。唯独在资产阶级势力最为强大和法国革命传统影响最为深远的莱茵省，这些反动政策才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因为这些反动政策同该省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相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一种历史的选择，是不以反动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发展，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不仅在莱茵省，而且在整个普鲁士王国境内都慢慢地成为过去。因为在普鲁士王国境内已经出现了大工业，特别是纺织业、金属加工业和煤炭工业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起来，从而促进了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日益增长的威力，因此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开始要求领导地位。最能表达资产阶级这种愿望的是亚亨商会会员大卫·汉塞曼的《关于一八三〇年末普鲁士的形势和政策的陈述

书》汉塞曼在这份陈述书中，捍卫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提出要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通过选举使资产阶级获得政权。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一八三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又有二万五千多名民主主义者在普法尔茨举行了大会，强烈要求实现德国统一和建立自由政体。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实现他们的要求，特别是不能把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而再次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镇压。结果是，所谓“煽动者”横遭迫害，各种进步报刊备受摧残。尽管反动政府是这样的凶残，却不能把这个政治自由主义运动扑灭，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成就，可靠而有力地支持着他们的政治活动。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在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反复斗争中，无产阶级则日益成长壮大起来。这种状况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开始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作战：一方面要转身向右，反对封建势力，同时还要回头向左，反对无产阶级。莱茵省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他们站在封建势力和无产阶级中间，开始采取中庸政策。不过，在这个时期内，莱茵资产阶级从他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还是更多地拉着无产阶级，去同封建势力作斗争。这样，就在反对封建势力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对立阶级携手前进的特殊历史现象。由此开始出现了两个同时存在的政治运动：一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另一个则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两个运动，起初还不能完全地划清界线。它们在舆论宣传方面，则主要是共同表现在“青年德意志”这个政治——文学运动之中。<sup>①</sup>

在“青年德意志”中，拥有不少优秀的青年作家，其中最著名

---

<sup>①</sup>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刚刚开始形成，工人群众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仍然是盲目的、局部的，还谈不上独立的工人运动。在这个时候，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虽然已从法、英两国传到了德国，但还没有扎下根来，只是在“青年德意志”的文学——政治运动中寻找出路，扩大影响，根本无法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线。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才出现了真正独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恩格斯认为威廉·魏特林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中文版，第189页）。

的是白尔尼、海涅、谷兹考、文巴尔克、劳贝、蒙特等人。他们既从事文学美学批评，也从事社会政治批评，引导着文学爱好者和广大青年去同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展开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这些作家逐渐抛弃了浪漫主义观点和脱离实际生活的空想，日益积极地干预社会政治生活，企图使文学成为按照民主自由精神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斗争武器；他们还大胆地拿自由的法兰西和反动的德意志作政治对比，从而使那些具有传统民族主义性质的德国自由民主观点发生了变化，赋予了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色彩<sup>①</sup>；他们不满足于批判封建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圣西门主义，反对一切阻碍人类生活自由和谐发展的东西，从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

这种结合的现象，在白尔尼、海涅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强烈。路德维希·白尔尼是民主制度的热情而勇敢的捍卫者；他在捍卫民主制度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力图依靠斗争在德意志建立起能够给予人民自由、并且为人民开辟幸福道路的民主共和国，因而他成了一个声望极高的人物。亨利希·海涅，是一个能够深刻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天才诗人，他已经意识到政治问题只是社会状况的外部表现，而在新的时代里主要必须解决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消灭贫困现象。很明显，海涅的思想在这时已经是深受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因而使自己后来在巴黎居留时基本上变成了这个学说的信徒。海涅认为，圣西门主义能够同时实现人

---

<sup>①</sup> 由于德意志帝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因此在近代被英法等国甩在了后头。而在那些不甘心落后的德国人当中产生了一种振兴祖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主张实现国家统一，繁荣经济和文化。但因这种主张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阻挠和打击，他们便进一步要求联合进步的英法资产阶级，反对俄、奥等国的君主势力，特别是本国的封建制度。这样，便使他们的思想带上了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色彩。关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是各国资产阶级实现国际联合的思想准则。它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是适应各国资产阶级联合反对国际君主势力的需要而出现的，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有积极意义的，而在资本主义的地位得以巩固以后，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种世界主义就成了列强们牺牲弱小民族，反对民族解放运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宣传工具。

类的精神解放和物质解放，保证人类过上幸福生活，而又不致损害艺术和天才；他对德国古典哲学也有较深刻的理解，认为以康德、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做了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做的同样事情，而且德国哲学运动又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做得更彻底一些，虽然德国哲学运动没有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推翻了皇帝的宝座，但却是摧毁了一切皇权主义的精神支柱，打掉了统治阶级手中操持着的上帝这块王牌。

“青年德意志”的作家们把白尔尼和海涅推为领袖，吸取了白尔尼所主张的政治激进主义和海涅所推崇的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的社会政治理想，并用这个理想代替了“大学生协会”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理想。他们把西方的进步国家（英国，特别是法国）和东方的反动国家（奥国，特别是俄国）相比较，主张德国应当向西方进步国家靠拢，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个观点，成了“青年德意志”作家们进行创作的主题。于是，他们的作品就把读者引向自由民主方面来了，唤起了广大民众以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投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在一八三〇年以后，由于建立关税同盟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随之也造成了无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长。于是，那些产生于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便在德国、特别是普鲁士莱茵省得到广泛传播。在这个时候的普鲁士王国境内，到处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个伟大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和两个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莱茵省（当然不仅限于这个省）的工厂中，因为有外国的发达的工业商品的竞争，工人的生活状况由于工资不断下降而日益恶化；还有苦于工厂竞争的城市小手工业者，也对资产阶级怀有极大的愤恨情绪。这种状况，使在工人阶级和小生产者中间，很快就流传起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有些地方则开始直接爆发了反对地主——资本家的起义。由于这些起义都只是地方性的，所以很快地就被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了。尽管这样，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民主和自由，仍然在召唤着已经具有了革命传统的人民大众。

人们可以看到，在德意志帝国内的各种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作为德国政治流亡者避难所的瑞士和法国，竟然成了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中心。德国政治流亡者在国外的活动，极大地影响着国内人民，特别是具有革命传统的莱茵省人民，其中当然也包括着正在成长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应当指出，这个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内，由于到处都流传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再加上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具有革命性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也在不断启迪着人们的头脑，因此，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正确。人们不仅看到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获得的实力，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形成和日臻完善，而且还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这些社会现象，已经酿出了人民大众和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的矛盾，并且使它日益突出起来，成为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不断尖锐化，就使整个德意志帝国都面临着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风暴。

在这场民主革命风暴到来之际，莱茵省作为一个不仅在普鲁士王国境内、而且在整个德意志帝国内都是经济最发达、政治最进步和最具有革命传统的省份，自然要比其他地方更加活跃。人们看到，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普鲁士莱茵省，已经是在翻滚着新时代的民主革命潮流。这股势不可挡的民主革命潮流，对少年——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长，无疑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和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 二、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所处的生活环境

卡尔·马克思于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出生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摩塞尔地区的首府——特利尔城。特利尔是一座历史名城，早在公元

五世纪时就成了古罗马帝国的一个首府，统辖着高卢、不列颠群岛和西班牙等大片领地。它历尽沧桑，有着自己的兴衰史。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它虽然算不上时代的落伍者，但也没有走到前头。与莱茵省其他的先进工业地区相比，这里的经济和政治在当时都不甚发达，居民只有一万二千多人，大体上是一个官僚、商人和手工业者集聚的地方。特利尔城虽小，但它还是不愧为文明和文化的真正发源地之一，仍然没有失去自己作为历史名城的风姿，到处都可以看到名胜古迹；座落在这里的皇帝行宫和大会堂，依然使人缅怀古罗马时代的伟大而庄严的景象；而那些鳞次栉比的修道院和教堂，又在说明着人们是在过着何等虔诚的宗教生活；还有一所高等法院和一个主教区，则是这个城市在当时的文明水平的标志。

法国革命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人们在当年对法国革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不仅在这里种植了象征性的自由树，而且还设立了雅各宾俱乐部。在拿破仑倒台以后，随着普鲁士反动势力的猖獗和葡萄种植业危机的加剧，这里到处表现出敌视普鲁士反动当局的情绪，人们渴望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重新获得解放。这集中表现在资产阶级的自由运动以及劳动人民、特别是日趋贫困的农民的民主要求上面。在工人中间，社会主义思潮也大大地流行起来，作为德国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路德维希·伽尔在这里传播过自己的思想。这一切，必然会对马克思的精神生活和政治发展产生重大的作用。

马克思出生于一个犹太律法学家的家庭里。他的祖父列希·马克思，直到在特利尔逝世时还是一位律法学家；他的伯父萨缪尔·马克思，也是一位律法学家；他的父亲希尔舍·马克思，正在当时的特利尔市法院中作律师；他的母亲罕丽达·普列斯波克，出身于荷兰的一个古老的犹太律法学家的家庭，她本人也懂得一些法学的知识。这样的家庭环境，肯定会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起到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的母亲很会操持家务，在家庭生活中，完全可以说是一

位贤妻良母。她所关心的，主要是全家人的饮食调剂、起居舒适和身体健康，整个一生都是在家庭中不断地为了爱和忠诚而牺牲，就是在马克思外出求学以后，她还在信中叮嘱儿子：“亲爱的卡尔，我还想提醒你注意，不要把清洁和整齐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健康和饱满的情绪都和它们有关系。因此要注意经常收拾你的房间，并且要安排出一定时间来做这件事。亲爱的卡尔，你每星期都要用海绵和肥皂洗一次澡”<sup>①</sup>。甚至连喝咖啡的小事，母亲都细心地加以询问：“是自己煮，还是怎么的”？并且希望儿子“把有关家务的一切情况都写信告诉我”<sup>②</sup>。尽管母亲这样从生活上关怀自己的儿子，但她对马克思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却没有多少积极的影响。

与母亲完全不同，马克思的父亲则是一个有教养的开明人士，对儿子的成长产生过积极影响。马克思的父亲在年轻时就摆脱了狭隘的、束缚人的犹太教，并且把原来的名字——希尔舍·马克思改为亨利希·马克思。为此，亨利希·马克思竟同他那个犹太法学家的父亲以及他的家庭决裂了，过着艰难贫困的生活。这个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的年轻人，通过顽强的努力奋斗，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在特利尔，亨利希·马克思深受人们的尊重，不仅取得了法律顾问的光荣称号，而且还被选为当地律师公会的主席。他平时非常喜欢阅读法国十八世纪作家诸如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因而被当时了解他的人描绘成是一个把信仰和理性结合起来的开明新教徒。

马克思的父亲摆脱犹太正统宗教，主要原因是迫于普鲁士反动当局对犹太人的迫害，想继续担当律师并且保护全家人免遭灾难。在莱茵省并入普鲁士王国以后，普鲁士国王以实行德意志联盟条例为借口，公然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随后不久又取消了犹太人从事自由职业的权力，接着就开始发动了迫害犹太人的反犹太人的运

---

<sup>①②</sup> 亨·马克思致卡·马克思（1835年11月18日—29日），《母亲的附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82年中文版，第834页。

动。在莱茵省的一些城市中，反动当局竟采取残酷的手段来对付犹太人，把他们重新封闭在一些古老的犹太教区，取消他们的公民权，甚至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样一来，不仅使马克思的父亲通过千辛万苦谋来的律师职业受到了威胁，而且将使他们全家陷入生活的逆境之中。因此，他不仅自己下决心要改宗新教，而且还带着他的孩子和妻子分别在一八二四年和一八二五年都去受了洗礼，年幼的马克思当然也是在受洗之列。紧接着，父亲又领着他们去参加了特利尔城内的一个大约有三百多名信徒的新教团体，并且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改换宗教信仰这件事，不仅使马克思一家不致再受排犹运动的迫害，而且这一行动本身，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当时最杰出的开明的犹太人，诸如爱德华·甘斯，即马克思后来在柏林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还有亨利希·海涅，即那位著名诗人——“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的领袖，也都改宗了新教，以便使自己摆脱难堪的处境；不仅如此，这个行动还使这些精神解放的开明者，获得了进入欧洲文化的大雅之堂的通行证。

和当时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一样，马克思的父亲的宗教自由主义也是和政治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随着资产阶级的逐步兴起，这种政治自由主义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反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进步倾向，首先是具体地反映在科学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在特利尔城内，有二个学术团体，集合着全市知识分子的精华：一个是“益学会”，它充分利用了特利尔这座古城提供的条件，致力于历史和考古学的研究；另一个是“文学俱乐部”，设在一座巨大的建筑物里，那里有一个收藏各种图书的图书馆，也有一个放置德国和法国各种报刊的阅览室，还有一个可以举行音乐会、演戏和跳舞的大厅。这个学术团体，最后发展成为特利尔市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中心。马克思的父亲是这个活动中心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经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说。然而，在他的演说中，大都是迫于形势，一面称颂普鲁士国王，一面阐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张。亨利希·马克思有时



还在这里和参加集会的人们一起唱反对派的革命歌曲，欢欣鼓舞地向着高高飘扬着作为革命象征的法国三色旗表示敬意。从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父亲虽然是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但他却不是一个坚强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因为他绝不想通过一次革命来达到自己的要求，只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国王的善意上面。所以他呼吁普鲁士国王能向本国人民敞开高尚的胸怀，来“永远倾听他们的正当合理的要求”<sup>①</sup>。这位虔诚的老人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还要求他的儿子也这样做。他有一次要马克思写一首颂扬普鲁士国王的诗，并且还要求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

父亲在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上所采取的这种温和态度，显然是和他那种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相适应的。这种社会改良主义观点，和他儿子的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要给人间带来光明的远大理想迥然不同。马克思正是从这里出发，逐步走到了他父亲愿望的反面，这当然是后话了。而在最初的年代里，马克思的精神生活，不仅决定于他父亲的理想主义、新教信仰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而且还决定于他的几位老师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总之，是决定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

从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五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念了六年书。在这所学校里，盛行着一种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这里有很多优秀的教员，诸如教数学的施泰宁格尔、教外语的施涅曼等。特别是校长维登巴赫，他对马克思的影响最大。维登巴赫是一个坚定的康德哲学思想的信徒，尽量想使他所领导的学校建立在理想主义原则基础上。他本人除了做领导工作以外，还给学生讲授历史和哲学。这两门课程，都引起了马克思的浓厚兴趣。在社会活动中，维登巴赫校长和马克思的父亲一样，也是特利尔城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因而被反动政府视为一个政治嫌疑分子，使他经常受到警察当局的监视，学校也因此受到过检查。一八三四年一月十二日，这位

---

<sup>①</sup> 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1963年中文版，第57页。